

诗词里的中秋节

中秋佳节,品尝的是月饼,观赏的是满月,珍惜的是团圆。赏月之时,古代的无数文人骚客,有感而发,给我们留下大量佳作,诗词歌赋浩如烟海。如今翻阅这些优美的篇章,仍会惊叹不已。

月亮是诗人最钟情的题材

在诗人的眼里,月亮总是最为钟情的题材,古代描写月亮的诗词多到不可胜数。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之中,就有一首《陈风·月出》:

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,劳心悄兮。月出皓兮,佼人懰兮。舒忧受兮,劳心慄兮。月出照兮,佼人燎兮。舒夭绍兮,劳心惨兮。

这首诗以月起兴,描绘了心爱女人的姣好容貌,也写了内心在追求爱情中的焦躁心情。诗中的僚、懰、燎是形容人的容貌美好,而悄、慄、惨则是指诗人的内心不安。

月亮之所以会被诗人所钟情,是因为在天体中,月亮最为变化多端,它有盈亏圆缺,它有新残朔望,有上弦下弦,它满月如盘弯月如弓,它还有红月如血……在我们这个农业国,月亮还与历法、节令、劳作、经济、社会交往以及阴阳学说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。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,生活中的很多事,譬如庙会、集市都是按“月”举行的。

人们喜爱月亮,把很多美好的传说都寄托在它身上。关于月亮的传说起源很早,在屈原的楚辞《天问》中就有月兔之说。除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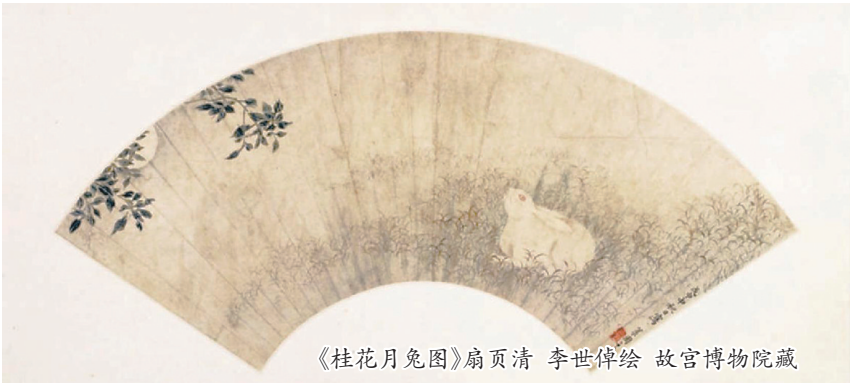
月兔,还有嫦娥、吴刚、月桂、金蟾、广寒宫……其实不单是诗人,整个民族的想象力都交集于此了。

由于对月亮的喜爱,人们给予月亮好多名字,比如玉兔、玉盘、素娥、冰轮、玉轮、玉蟾、桂华、桂魄、蟾蜍、顾菟、婵娟、玉弓、玉桂、玉钩、玉镜、冰镜等等。李白有一首《古朗月行》就是将月亮称作白玉盘的。用字不直说而用代字,这种情形在古诗词中是大为流行的。南宋沈义父在《乐府指迷》中说:说桃不可直说破“桃”,须用“红雨”、“刘郎”等字;咏柳不可直说破“柳”,须用“章台”、“灞岸”等字。对此,王国维颇不以为然,他以周邦彦词《解语花》中“桂华流瓦”为例,说境界虽妙,“惜以‘桂华’二字代‘月’耳。”

中秋节的起源和月亮密不可分。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,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。祭月是古代我国一些地方对“月神”的一种崇拜活动,二十四节气的“秋分”,是古老的“祭月节”,后演变成了以“家庭团圆”为主题的祭祀仪式。现存文献中,“中秋”一词最早见于汉代,成书于两汉之间的《周礼》中说,先秦时期已有“中秋夜迎寒”、“中秋献良裘”、“秋分夕月(拜月)”的活动。

唐诗咏月贵在意境

汉代已有过中秋节的习俗,但中秋节作为一个节日得到官方的认可,大约是在唐代,《唐书·太宗记》记载有“八月十五中秋节”。唐代帝皇中,唐玄宗游月宫的浪漫传说就和中秋节有关。相传某年八月



《桂花月兔图》扇页清 李世倬绘 故宫博物院藏

十五之夜,唐玄宗在宫中祭月时随侍道人作法,将手中拐杖化作空中银桥后,步入月宫。但见门楼匾额上书“广寒清虚之府”,门口的高大桂树下白兔正在捣药,宫内嫦娥诸仙女在悠扬的乐曲伴奏下,翩翩起舞。玄宗从月宫归来后,命人整理出暗自记下的舞曲,命名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在我们熟悉的唐代诗文中,有很多中秋赏月、饮酒、赋诗的习俗。中秋赏月风俗在唐代的长安一带极盛,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,并将中秋与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、杨贵妃变月神、唐明皇游月宫等故事结合起来,使之充满浪漫色彩,赏月吟诗之风大兴。

在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,至少有四首都写到月亮,比如《明月皎月光》《青青河畔草》《孟冬寒气至》《明月何皎皎》等。在以月亮为题材的古诗中,李白的一首《月下独酌》是非常有名的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……”在这首诗中,李白再次给我们展示了他恣意的潇洒和漫无边际的想象。文字间表达出诗人内心的孤独与失意,让读到这首诗的人都有所动。

当然,与月亮相关联的诗中,李白的《静夜思》更为出名,达到人尽皆知的地步:

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

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

这首诗把思乡情与月联系在一起,成了每个远离家乡之人的共同情感。

从咏月的意境来说,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由景入情,给人雄浑阔大之感。与“海上生明月”一样,张九龄的“孤鸿海上来”在意境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一首《八月十五夜玩月》是具体写中秋之月的:

天将今夜月,一遍洗寰瀛。

暑退九霄净,秋澄万景清。

星辰让光彩,风露发晶英。

能变人间世,翛然是玉京。

这首诗不单把中秋月夜的情景写得十分真切,还在最后发出了天道恒常、世道沧桑的感慨。刘禹锡一生坎坷,他的很多诗里都会有类似的感慨,比如《前度刘郎》,比如《西塞山怀古》,比如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。

苏轼兄弟词说中秋

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。苏轼有一首词《阳关曲·中秋月》:暮云收尽溢清寒,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。

据说这首词是苏轼为与弟弟苏辙重逢所作。团圆固然美好,但终须离别又引起无尽伤感。苏轼与苏辙感情至深,他的另一首词还是写中秋月,也是写给苏辙,这就是千古绝唱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:

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

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
在某种意义上讲,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由创作者与读者、观赏者共同完成的。特别是诗词这种高度概括的作品,观赏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,也就都会有不同的“作品”被共同创作出来。而这就是“诗无达诂”的奥义所在。比如这首词中的“但愿

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虽然篇首已说明是写给苏辙的,是写兄弟之情,但更多人愿意用在男女思念之情上,却又何妨?当然,需要说明的是,苏轼词中的“婵娟”指“明月”。“婵娟”是美好的样子,这里代指明月。“共婵娟”就是共明月的意思,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《月赋》:“隔千里兮共明月。”后人把古人诗词内容作另外解读的为数不少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原本是写战士间盟誓的袍泽之情,后人则用来形容男女之爱情,却也更为贴切。

苏轼写出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的第二年,也就是公元1077年,他离京赴徐州任知州,苏辙与之偕行。到达后,苏辙在徐州停留了百余日,中秋节时,二人一起泛舟赏月,终于得过一个团圆的佳节。然中秋过后,苏辙又要转道赴南都(今河南淮阳)任职,于是苏辙在临别前写下《水调歌头·徐州中秋》:

离别一何久,七度过中秋。去年东武今夕,明月不胜愁。岂意彭城山下,同泛清河古汴,船上载凉州。鼓吹助清赏,鸿雁起汀洲。

坐中客,翠羽帔,紫绮裘。素娥无赖,西去曾不為人留。今夜清尊对客,明夜孤帆水驿,依旧照离忧。但恐同王粲,相对永登楼。

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,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,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。作为宋词代表人物之一,苏轼的词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,他与兄弟苏辙词说中秋的佳作,永世流传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失败何以称“败北”

◎咬文嚼字——

古往今来,两军作战,被打败的一方为“败北”;运动场上比赛,负方也是“败北”,是否失败者都向北方逃走呢?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大的战役,打败仗的大多是向南方逃跑,为何不说是“败南”呢?原来“败北”之“北”,并不等于东西南北方位的北,优胜

劣败与方位无关。失败之所以称“败北”,需从汉字“北”说起。

“北”是个会意字,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等字像是由两个侧立的“人”组成,构成二人背靠背之形。“北”的本义是背靠背,有乖违、违背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北,乖也,从二人相背。”段玉裁注:“乖者戾也,此于其形得其义也。军奔曰北,其引申之义也,谓背而走也。”如

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:“食人炊骨,士无反北之心。”这里的“北”字就是背的意义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吃人肉果腹,烧人骨取火,而士兵没有反叛、背离之心。

军队打了败仗逃跑的时候总是以背对着敌人,所以“北”引申指败、败逃。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:“佯北勿从。”意思是,敌人伪装失败退却,切勿追赶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:“鲁人从君

战,三战三北,仲尼问其故,对曰:‘吾有老父,身死莫之养也。’意思是:鲁国有人随着君主打仗,三次去三次败逃。孔子问他的原因,他回答说:“我有一个老父亲,我若是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。”战败溃逃为“败北”,而乘胜追击则为“逐北”,成语“追亡逐北”就是追击败逃的敌人。秦汉以后,“败北”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双音节

词。例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:“吾起兵,至今八岁矣。身七十余战,所当者破,所击者服,未尝败北。”再后来,“败北”不仅指军事失败,还引申为办各种事情的失利。而在现代汉语中,“败北”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争、竞赛(如体育比赛、竞标、竞选)中失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北”被借用成为表示方位的字,与“南”相对,指北方,如《列

子·愚公移山》:“本在冀州之南,河阳之北。”“北”何以会被借用呢?一般认为,古代宫室都是背北面南,因而以相背之“北”作为南北之“北”。同时又在“北”字的下面加个形旁“月(肉)”,造出一个分化字“背”(“北”成了声旁),表示脊背、背向的意思,而“背”的初文“北”就成为方位专用字了(在文言词语中,“北”仍兼表败逃之义)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